音乐剧《西区故事》中，由杰罗姆·罗宾斯编排的奔放明快的舞蹈，是剧作引以为傲的艺术特色。图为该剧剧照。 （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杰罗姆·罗宾斯“隔空”刷屏朋友圈?剧目好看还要会玩——

“西区跳”，跃入互动观剧时代

■本报记者 **姜方**

在大幅红色海报前，或情侣牵手，或花样少年凌空高高跃起，相机、手机一片“咔嚓”声，灿烂的笑容及腾空的瞬间被定格下来，与音乐剧《西区故事》的经典编舞画面相映成趣。记者在观演幕间休息时发现，排队来合影的观众几乎都“秒转”了自己的“西区跳”，美国当代编舞大师杰罗姆·罗宾斯就这样隔空在申城的朋友圈刷了屏。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告诉记者，大受音乐剧迷欢迎的“西区跳”，看似只是好玩，其实背后暗藏玄机——正在申城热演的音乐剧《西区故事》中，腾跃的舞蹈正是剧作引以为傲的艺术特色，而随着观众的一次次跳跃，优质演出的自身亮点得以通过社交软件向外传播，实现了剧场和观众之间的有机互动。

在眼下这个新媒体时代，对于全世界演出工作者而言，如何拓宽视野、“打开脑洞”，让更多观众获得新鲜体验，让艺术以更可亲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心底，正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道道思考题。

让剧目传播和艺术教育变得更“好玩”

说起设计“西区跳”活动的初衷，“好玩”是核心要素——文化广场的多位青年员工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这面红色海报墙使用了外方提供给我们的剧照，呈现了《西区故事》中极富代表性的画面——由杰罗姆·罗宾斯编排的舞蹈动作奔放明快、充满活力，舞者常常蹦得特别高，让人有忍不住想要拷贝这‘纵身一跃’的冲动。”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公关副经理高悦说，“从我们剧场的工作者，到此番沪上巡演版《西区故事》的国外技术人员，大家路过这面墙时，几乎每次都会想要跳一跳。”

既然工作人员人人跃跃欲试，何不让广大观众也加入进来，共同完成“西区跳”？更何况，通过参与者在微信、微博上的转发，还能同时达到剧目传播和艺术教育的目的，可谓一举多得。于是，这项策划便在《西区故事》沪上首演当天正式浮出水面，并吸引了观众的热情参加。

“西区跳”仅仅是文化广场这些年来大获成功的“头脑风暴”其中一例。早在2014年，经典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作为剧场的“年末大戏”在申城献演。剧中女主角茜茜公主身上的锦衣华服，以及她手中的那把颇具造型感的扇子，让工作人员找到了做文章的突破口。结合《伊丽莎白》的剧目特征，主办方不仅特别设计扇子衍生品，还邀请观众在海报墙前，以各种古典宫廷“扇子手语”姿势拍照，回传给剧场进行互动；再如与一些时尚类品牌合作，举办系列“公主范儿”的艺术生活类课程，颇受好评。

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说：“所有这些尝试，并不单单为了预热或者宣传一部戏本身，而是希望结合演出，让观众获得内心的愉悦，甚至推广一种生活方式。当看演出进化成一种生活方式时，我们或可期待走进剧场的人会变得更多。”

让剧场舞台和表演内容变得更“可亲”

演出开始前，邀请一些专家开设讲座，在线上线下为人们导赏；演出结束后，设立相关衍生品售卖摊位，让粉丝买到心仪的产品……观众和剧场之间建立的联系，除了上述内容以及正式演出时的那几个小时，是否还能产生更多可能性？通过记者采访与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演出运营者开始将如何增加与观众的互动性，视为一项重要的命题。

今年夏天，外百老汇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在沪上进行首轮演出时，曾把上海大剧院中剧场的观众入口处布置成了酒吧的模样。在一块闪亮的黑板上，写着“KING’S CLUB 首演扎”，并画有装满色彩缤纷的饮料的高脚杯，吸引了很多剧迷拍照并上传至朋友圈。一直在申城热度不减的浸没式戏剧《不眠之夜》，当观众乘坐电梯前往真正的表演空间前，还有一个供人们休息的楼层，点一杯饮料小酌、听听歌手演绎的爵士歌曲，都是不错的选择。

精彩的演出层出不穷，能否让观众在正式观演之前或之后的时间内获得美好的体验，并促使他们通过社交软件分享当下的独特感受，将成为一部演出作品或者一座剧场的重要竞争力。甚至有专家认为，剧场的“可亲近性”还涉及了从外部设施到楼梯转角的每一个维度。

以美国综合性艺术表演中心林肯中心为例，它拥有大约30个室内外表演设施，囊括了剧场、歌剧院、音乐厅、室外舞台等等，其中三栋主体设施纽约州剧院、大都会歌剧院、爱弗莉费雪音乐厅，共同环抱着一个会奏响音乐声的喷泉广场。从白天到黑夜，经常有游客在喷泉前驻足停留、拍照留念，即便不是前来观演的人们，同样获得了身心的享受。无独有偶，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外部迷人的喷泉，也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对于剧场和演出方而言，如何扩展更多新鲜的打开方式，依然存在着大有可为的空间。

浸润人情往来，笔墨丹青别有一番滋味

画坛名家一批赠友佳作亮相朵云轩秋拍引关注

吴湖帆《水绘庵填词图卷》、齐白石《迎春吉庆》《国寿无疆》、张大千《九江秀色》等画作选择的题材，因纸上浸润的那些人情往来而别有一番滋味，由此展开画家们不为人知的“朋友圈”，也承载值得深究的文化价值

■本报记者 **范昕**

朵云轩2017秋拍上，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等一众近现代画坛名家赠予友人的一批佳作集结亮相，引发人们的关注。这些画作选择的题材，并非画家最为典型、常见的，却因纸上浸润的那些人情往来而别有一番滋味，由此展开画家们不为人知的“朋友圈”，也承载值得深究的文化价值。

比如，现身此次秋拍的一幅《水绘庵填词图卷》，是吴湖帆为近代词人冒广生所画。画卷通篇设色有如吐辞清丽的长短句，浅浅的赭石上面罩染了层层粉嫩的青色，有种婉约的娴静美。画家在画面中不在乎求证水绘庵实景，而是留给观众可游可居的视觉享受。只见画面醒目之处的水绘庵中，一人端坐其中似在填词；水绘庵后有长松两株，前面即是溪水，溪边绿竹丛生，隔着竹林能闻得流水之声；溪水的另一面山坡上筑有小亭，应是词人经常盘桓之地。“水绘庵”又名“水绘园”，因冒广生的祖辈冒襄与秦淮佳丽董小宛栖隐在此而闻名，而冒广生晚年又自号“水绘庵老人”。吴湖帆的这幅手卷画的究竟是冒襄的水绘园，还是冒广生的填词之所，随着读画人的联想而转变，总而言之它像是对过去风雅世界的追忆，企图通过词人一般的绘画语言将之视觉化。

附于手卷后的冒广生题跋道出这件填词图的原委，记述吴湖帆为近代词人画填词图的宏愿。此外，手卷还缀有吴湖帆与女画家兼词人周炼霞的唱和填词各一首，尽显二人佳词丽句、世家风采，为这幅手卷更添滋味。吴湖帆与冒广生交往甚早，并对其如前辈般敬重，两人情谊贯穿始终。1939年吴湖帆夫人潘静淑去世，冒广生曾作《挽潘静淑》词并假复旦中学召集词社祭奠，足见彼此契友情深。新中国成立初期，吴湖帆赋闲在家填词、鉴赏，常与冒广生词画唱和或清谈雅叙。《水绘庵填词图卷》即作于此时。冒广生还将清代画家沈复所绘《水绘庵图卷》借予吴湖帆借鉴。

人们熟悉的齐白石画作，多是虾蟹花卉，在此次秋拍中，两幅齐白石难得一见的岁朝题材作品《迎春吉庆》与《国寿无疆》将齐齐现身。两幅画作尺幅相当，皆施重彩，其中一幅黄梅俏立、酒瓶成对，象征经霜犹茂、平平安安，另一幅灯笼高挂、花茂叶繁，表现出喜庆祥和的节日风情。两幅画面中均有大红鞭炮成双点缀，视角一左一右，分外相配，从用笔、着墨、构图到尺幅，无一不显出画家的庄重和巧思。这两幅作品分别是齐白石于1940年重阳及1941年元日画与某近现代历史上名人。

在亮相拍场的张大千《九江秀色》中，罕见地出现了画家自己的身影。张大千的自画像一般只赠亲友，而这幅画却是赠送给摄影家郎静山的孙子的。张大千“喜貌己像为钟馗”，他所赠的这幅自画像，也有祈求世间太平、驱除邪恶之意，充满了画家的人文关怀。溢于纸上的，还有张大千与郎氏家族笃深的情谊。郎静山的夫人雷佩芝曾师从张大千学画，张大千则视郎静山如兄。在摄影界早就具有国际地位的郎静山，最大的成就是将摄影与国画融合为一，创立“集锦摄影”艺术。有意思的是，张大千晚年的画稿常取自郎静山的摄影作品，而张大千作画之时，也常常有郎静山在旁举着相机记录。

张大千《九江秀色》。 （资料照片）

国家大剧院版话剧《哈姆雷特》本周末将在沪上演

翻译家形象首次登台“导赏”莎翁名剧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四百年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犹如一面魔镜，人们趋之若鹜地来到它的跟前反复寻找自己、寻找命运。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这个典型的戏剧人物，每个舞台创作者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而导演陈薪伊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将于本周末亮相上海大剧院的国家大剧院版话剧《哈姆雷特》里，中国首套莎氏全集的译者朱生豪将与哈姆雷特穿越时空，一同站在舞台上。

这将是一部“朱生豪脑海中的《哈姆雷特》”，也是国内首次在莎翁舞台上出现重要译者的形象。在缠绵的病痛和战火纷飞的乱世中，朱生豪仅凭两部字典，完成了180万字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翻译，他的译稿为普及莎士比亚作出了卓绝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梁超群认为，作为勾连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式人物，朱生豪在剧中的“批注”将成为戏剧的向导，或许观众能够对这个西方经典的命运故事产生新的启发。

寂寞王子与漂泊书生理想相通

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声，身患肺结核的朱生豪趴在床上继续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日军的炸弹第三次把写好的手稿炸毁，烧焦的手稿散落在空气中……这是话剧《哈姆雷特》的一个场景，真实还原了朱生豪艰辛的创作历程。

国家大剧院版话剧《哈姆雷特》中，演员佟瑞欣（右）同时饰演哈姆雷特与朱生豪，两面一体的人物戏料十足。 （国家大剧院供图）

排演前，陈薪伊与朱生豪之子朱尚刚有过多次深谈。朱尚刚回忆称，他父亲的翻译工作刚开始不久，便因战乱而受到频频干扰，译稿屡次在战火中丢失，朱生豪只能以顽强的毅力补译失稿。因此，陈薪伊甚至想过在朱生豪的破屋里排一部《哈姆雷特》，“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他的情感却是那样充沛，精神却是那样刚强，而语言又那么华丽优美。”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不了解朱生豪生活的那个时代背景，很难体会到这些译字背后的精神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哈姆雷特的理想主义是与朱生豪相遇、相契的。”日寇进攻上海，朱生豪身处乱世，与“哈姆雷特”一样，有着失去“父亲”的孤儿情结。朱生豪满腔浓烈的家国情怀，只能托于一身中文功底和两部英文字典，梁超群说，“寂寞王子与漂泊书生，他们的理想是相通的，能够‘互相’理解的。”

保留作品原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

浓郁的诗人气质使得朱生豪译作中充满诗的元素和韵味，并留下了“神韵说”的莎学翻译理论。其诗人身份近年来也逐渐为人所熟知，优美动人的散文、书信吸引了大量读者，尤以其写给妻子宋清如的情书为胜。当温柔敦厚的诗人遇上残酷的皇室悲剧，舞台上全新的戏剧性产生了。

比如原著剧本中，哈姆雷特在忧郁犹疑的性格之外，对母亲、对女友奥菲利娅的言辞也有不少冷酷而残忍的攻击，但中国文学中很少有这样不柔和的文字。剧中哈姆雷特大段犀利戏谑甚至恶毒的台词，无疑对译者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帮助他誊抄译稿的爱人宋清如又会怎么解读翻译所传递的情感？凡此种种，都构成了舞台表现的机遇与挑战。

虽然译者“朱生豪”作为这版《哈姆雷特》剧情阐释的一部分，填补了观众对于西方人文历史的部分认知空白，但梁超群也指出，“朱生豪”这个向导式的角色，绝不能成为阐释作品的权威，甚至要适当地挑战他的显性或隐含观点，这样才能保留作品原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

有趣的是，此次佟瑞欣将同时饰演“朱生豪”与“哈姆雷特”，两面一体的人物戏料十足。此外，王诗槐饰演克劳狄斯、老王鬼魂，关栋天饰演波洛涅斯，他们将在中西合璧的舞台空间上演绎这部作品，向杰出的翻译家朱生豪先生致敬。

听古典音乐会，只有结束时才能鼓掌吗

小提琴家霍普新书《我该几时鼓掌》引进出版

“乐章间请不要鼓掌”的音乐厅规矩应因人而异，可以容许乐迷们更尽情地表达感受。音乐会观众越训练有素，对音乐越了解，经历过的演出越多，他们的判断就越可靠，在完全不恰当的地方鼓掌的情况也就越少会发生

■本报记者 **许旸**

听古典音乐会时，观众到底能不能鼓掌？按惯例，人们似乎只被默许整部交响乐结束时才能鼓掌。最近，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新书《我该几时鼓掌》引进出版，从专业表演家视角揭秘音乐会的台前幕后。他的观点是，“乐章间请不要鼓掌”的音乐厅规矩应因人而异，可以容许乐迷们更尽情地表达感受。

不同于音乐辞典，更不是学术论文，《我该几时鼓掌》更像一本音乐会行为指南。43岁的丹尼尔·霍普在书中担任向导，带领读者由贝多芬时代追溯，探究古典音乐现场礼仪规则的起源。霍普被誉为“自大提琴家杜普蕾后，英国最出色的弦乐天才”，他经常出入各大音乐厅，也曾带领室内乐团来中国演出。

一位年轻人瓦伦汀激发了霍普写作这本书的灵感，他向霍普分享了听音乐会的一段经历：那是瓦伦汀第一次听现场音乐会，演奏的是门德尔松最受欢迎和最常演出的《意大利交响曲》。瓦伦汀当时坐在正厅前排位置上，听着这部阳光四射的音乐，完全被迷住了。第一乐章最后一个和弦还没有完全消失，瓦伦汀就跳起来热烈鼓掌。他差点对着整个音乐厅喊出“Bravo！”（太棒了），但这个词卡在他喉咙里。他发现自己是唯一鼓掌的人，别人都“无动于衷”。除了有人发出愤怒的嘘声以外，周围是一片冷漠的沉默，从四面投来反对的目光。他一屁股坐回位置上，几乎不敢抬头。台上有几个乐手友好地微笑着，而指挥打了个手势，似乎在说“好了，别说了！”接下去的部分他听得心不在焉。音乐会开始时，他还热情洋溢，后来却忧心忡忡。

那么，鼓掌是否真的干扰了艺术家？霍普试图通过回溯历史的方式来予以解答：1893年，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在纽约首演，受到热烈欢迎，坐在包厢里的作曲家感到自己受到了“国王般的礼待”。卡内基音乐厅的观众在第一乐章之后就给予长达好几分钟暴风雨般的掌声，德沃夏克对此并不介意。

但是，霍普也指出“中途鼓掌并非总能让人忍受”。例如，舒伯特忧伤的《未完成交响曲》，霍普认为不该用鼓掌去打断；《冬之旅》这样的声乐套曲，中间不鼓掌效果更好。此外，所有艺术家都有权决定，如果觉得会受干扰，可以在音乐会开始前就请求观众不要在中途鼓掌。

霍普强调，真诚、发自内心的赞美是鼓掌所应具备的基本前提。对于音乐家来说，这样的掌声才具备真正的价值。若是没有明确规范，混乱无序的鼓掌有危险吗？霍顿的态度很乐观：“音乐会观众越训练有素，对音乐越了解，经历过的演出越多，他们的判断就越可靠，在完全不恰当的地方鼓掌的情况也就越少会发生。”